

法國內閣改組透視

陳澤豐

法國總理夏本·德瑪(Jacques Chaban-Delmas)在龐畢度總統授意下，突於七月五日去職，繼任者為曾在戴高樂時代任國防部長之麥斯邁(Pierre Messmer)。夏本·德瑪因何去職？麥斯邁又何以脫穎而出？新聞的特色如何？任務何在？法國此次內閣改組國內外反應如何？法國今後的動向又如何？這都是衆所關心之事，亦為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

一 內閣為何改組

夏本·德瑪自一九六九年六月由衆議院議長被徵召出任總理以來，恰好屆滿三年。在其任內，擬定第六個五年計劃，推動社會改革，促進經濟發展，不遺餘力。論政績，尚稱不惡，然終不免鞠躬下台。論者曾將此次夏本·德瑪之被黜，與一九六八年五月學潮後戴高樂之免去龐畢度相提並論，認有異曲同工之妙。龐畢度有意撤換內閣總理的消息傳聞已久，尤以四月公民投票後更甚。令人不解的是，夏本·德瑪的去職是在他五月下旬以三六八票對九十六票贏得國會信任投票之後。

分析夏本·德瑪之去職，最主要不外其個人因素與黨的策略運用問題，茲說明如下：

(一)龐畢度與夏本間的合作關係，由密而疏，由信任到不信任，當然經過一段不愉快的過程，因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夏本是個外圓內方，還講究原則的人，儘管他在受命時口頭上必恭必敬，但自己心裏有數，並非百依百順。這種獨立的個性自然不為意欲大權獨攬的龐畢度所喜愛。

(二)在操守方面，夏本最近蒙上白璧之瑕，不僅於他的人格有所污辱，而且可能是構成去職的導火線。原來傳說他利用法律的漏洞，得以連續三年毋須繳交一文所得稅(依據法國法律的規定，國會議員或議長得免繳所得稅)。巴黎一個刊物曾把他出任國會議長時的年終報稅單複製後刊登出來，甚至他的房產、地產數目也在報端披露。由於漏稅證據確鑿，使他與政府的清譽同時受損。

此外，一宗房地產投機舞弊案牽連一名戴派「共和民主聯盟」(U.D.R.)的議員，雖然這名議員已遭受除名處分，夏本身為執政黨的主要領導者，仍難逃「督導無方」之責難。又直屬總理辦公廳之「法國國家廣播電視台(O.R.T.F.)，自接受商業廣告後，突然因「地下廣告」的舞弊案而掀起一陣軒然大波。雖然一些負責人已遭受免職或他調處分，然身為直接主管的總理多少也要負一部分「管教不嚴」的責任。以上所述，都是可能促成夏本下台的個人不利因素。

(三)四月廿三日的公民投票結果，固於龐畢度面上無光，但也種下夏本非走不可的根源。公民投票(Réferendum)原是戴高樂玩弄政治的慣技，但戴舟覆舟，戴氏終於玩火自焚！龐畢度何以不甘寂寞，也如法炮製呢？緣自去年十二月處理貨幣危機以來，龐畢度的聲望即已逐漸下降，因此繼亞速兒羣島與尼克森會晤後，龐畢度不得不假借「歐洲」這一塊招牌——例如以公民議決英國入會暨倡議歐洲十國高峯會議等，希望在未來歐洲新十國內建立「羣龍之首」(Primus inter Pares)的地位。不意四月公民投票的慘勝，却予他以無情的打擊，龐畢度求榮得辱，可謂弄巧反拙。雖然公民投票的

構想並非出自夏本，但苦果却由執行的他獨享。而夏本挾議會以自重，有意藉國會信任投票而鞏固自己的地位，更使龐畢度難以忍受。

(四)在戴派多數黨(Majorité Gaulliste)政策上，此次內閣改組也有其冠冕堂皇的藉口。雖然距離明年春天的國會大選為期尚遠，然鑑於四月公民投票的慘痛教訓以及共產黨與社會黨最近成立統一戰線的警惕，執政黨自不能不預為綢繆。因此，若說新閣的主要任務在獲取明春普選的勝利，在保持既有的多數，並不為過。關於這一點，龐畢度亦坦承不諱。他曾向新閣員表示，如果選舉獲勝，內閣自可繼續留任，足見其志在必得之信心。

龐畢度認為，夏本內閣已呈疲態，無法担当選舉的重任，無能對付社會黨與共產黨之聯合挑戰，因此他物色了一位幾乎為法國大眾完全陌生的新人，在團結與有效率的號召下，希望恢復黨的信心，贏得明年的大選。龐畢度之所以突然把總理免職，也可以說是一種戲劇性手法的運用，旨在製造轟動性新聞，刺激輿論，產生戲劇性效果，以達成選舉勝利之目的。

二 新閣名單與特色

麥斯邁新聞於六日組成，這是第五共和的第五任。茲誌名單如下：

- 總理麥斯邁 (Pierre Messmer) 共和民主聯盟 (U.D.R.) 新任
- 國防部長—戴布瑞 (Michel Debre) 共和民主聯盟 (U.D.R.) 留任
- 社會部長—佛爾 (Edgar Faure) 屬共和民主聯盟 新任
- 司法部長—普列芒 (René Pleven) 民主進步中心 (C.D.P.) 留任
- 外交部長—舒曼 (Marice Schumann) 屬共和民主聯盟 留任
- 內政部長—馬爾西蘭 (Raymond Marcellin) 獨立共和 (rep. irdep.) 留任
- 財經部長—戴斯坦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獨立共和 (rep. irdep.) 留任
- 教育部長—楓丹內 (Joseph Fontanet) 民主進步中心 改任
- 領土與住宅部長—基夏 (Olivier Guichard) 共和民主聯盟 改任
- 文化部長—杜哈邁 (Jacques Duhamel) 民主進步中心 留任
- 議會關係部長—布蘭 (Robert Boulin) 共和民主聯盟 改任

環境部長—蒲洽德 (Robert Poujade) 共和民主聯盟 留任

外交事務代表—貝當古 (André Betencourt) 獨立共和 改任

農業與鄉村發展部長—席哈克 (Jacques Chirac) 共和民主聯盟 改任

科學暨工業發展部長—夏邦內 (Jean Charbonnel) 共和民主聯盟 新任

衛生部長—佛葉 (Jean Foyer) 共和民主聯盟 新任

交通部長—蓋雷 (Robert Galley) 共和民主聯盟 改任

郵電部長—傑爾曼 (Hubert Germain) 共和民主聯盟 新任

商業與手工業部長—布爾吉 (Yvon Bourges) 共和民主聯盟 改任

退役軍人部長—包爾德 (André Bord) 共和民主聯盟 改任

另有十名國務員 (Secrétaires d'Etat)。

新閣的最大特色是啓用戴高樂的老伙伴麥斯邁出任閣揆。麥斯邁現年五十六歲，籍隸阿爾薩斯省，係一度誠天主教徒，曾獲法學博士學位，並畢業於東方語言專校 (L'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其人塊頭高大，粗壯，個性固執剛強，講話慢條斯理，然鏗鏘有力。麥斯邁曾任戴高樂的國防部長將近十年，法國之退出北約軍事組織，發展核子武力，以及從事各種方位角之防衛，即其任內奉命行事之傑作。一九六九年當戴高樂卸職隱居哥隆貝故居後，麥斯邁是少數被接見的人物之一，足見兩人關係之深。一般認為麥氏是個嚴峻 (dur) 而單純 (pur) 的正統戴高樂派，他的實幹硬幹作風，或許是戴高樂派多數黨賴以重整旗鼓的一張王牌，他的單純與軍人服從本色，更是龐畢度拔擢借重的最大考慮之一。

此外，新閣尚有以下幾項特色：

(一)內閣重要部門如外交、內政、財經、國防等均保持不變，顯示法國今後政策仍以安定中求進步為原則。

(二)前第四共和總理佛爾之入閣頗出乎一般人意料。佛爾自四年前即不斷鼓吹社會改革，其出任社會部長正可一展所長。社會部亦因佛爾之屈就而晉升為超級大部 (Ministre d'Etat)。

(三)政府的結構此次亦有重大改變。部長名額由原來之廿一名變成二十名，較前減少一名。同樣的，國務員亦由原來之二十名精減為十名。國務員之設置原具「政治學徒」之性質，旨在予年輕有才幹之議員以磨鍊之機會，如今大幅裁減，證明效果不著。

(四)就黨派勢力消長言，「共和民主聯盟」(Union Democratique Republique)、「獨立共和」(Republican Independant)與「民主進步中心」(Centre Democratique et Progress)乃構成戴高樂黨多數派之三大力量，其中之「共和民主聯盟」(U.D.R.)在三十個部長中囊括二十二位，佔百分之七十三，較上屆的百分之七十五略減；「獨立共和」獲得五個，佔十六%，與上屆的十七%稍低；「民主進步中心」(C.D.P.)仍保留三個位置，不過所佔百分比却由原來之七·三%一躍為十%。

三 國內外反應

一般而言，法國報紙輿論對於夏本·德瑪之突然被罷黜，並不太感意外，然而這件事仍像一顆定時炸彈一般，在巴黎引起極大反響。多數觀察家並不以為，在國會休會期間內閣有改組之必要。但大都同意，這是一種選舉前的佈置。易言之，這也可以說是一個以選舉為主的「戰鬥」內閣。

法共機關報「人道」(L'Humanité)報指出，新政府將利用國營傳播工具，向社會黨與共產黨的聯合計劃展開猛烈攻擊。社民黨(Parti Social-Democrate)主席穆勒(Emile Muller)說：「在選期迫近之際更換內閣總理，一方面顯示對失敗的懲罰，一方面反映對選舉計劃(指社會黨與共黨聯合聲明)心存恐懼」。一家獨立性之右翼報紙評論謂，委任麥斯邁為法國總理，係恢復到古老之戴高樂主義(gaullisme)。其他巴黎報紙雖未使用此等字眼，但均同意：龐畢度總統已從事給予多數黨一個更嚴格而正統之戴高樂派領導層，以應付明年大選中來自左翼之威脅。「菲加羅報」(Le Figaro)亦謂：龐畢度已承認需要有一個有結合合力而冷靜的多數，以應付明春大選即將來臨的考驗。

法國報紙除稱讚夏本三年來的政績外，大多對他留有去思。反對黨則趁機攻擊龐畢度的專權，並刻意渲染多數黨內部之分裂。

例如共黨曾表示：「內閣總理之罷黜，意味政權本身的性格已逐漸權威化，其對議會之敵視亦將相對增加」。

社會黨中央委員艾斯蒂葉(Claude Estier)在「統一」(L'Unité)週刊上指出：「這次閣揆之更動，象徵第五共和憲法的一項形式上罪惡一內閣

法國內閣改組透視

總理試圖實行個別單獨政策的不幸。最好有人早些提醒他，權力的真正中心是在麗榭宮(總統府別稱)」。

正當英鎊出現危機，龐畢度杯葛歐洲十國高峯會議之際，歐洲盟國對此次法國內閣之改組，自然寄以特別關切。在波昂，人們正談論着一項巧合。甫告參加德例行高層會談完畢的法國總理夏本·德瑪與西德財政經濟部長席勒(Karl Schiller)均告同時去職。所不同的是，夏本之下台原則上或將於法國多數黨之國會選舉有所裨益，而席勒之辭職則可能予布蘭德以嚴重之打擊。

西德方面對於今後德法關係的發展，乃至法國的歐洲政策並未產生真正的不安。不過，由於新總理是位「正統的戴高樂主義派」(gaulliste or thodoxe)，他的傑作是發展法國核子武力以及退出北約軍事組織，他從未為歐洲的統一或北約的鞏固大聲疾呼，因而有些人自不免對龐畢度的這一抉擇略感不安。因為龐畢度最近表現在與盟友的談判態度上，不知不覺已承襲了戴高樂的獨斷專行作風。

倫敦方面的反應也顯示出嚴重的焦慮。泰晤士報(Times)認為這是「正統戴高樂政權的肯定」，但因外長舒曼的留任，仍視為法國外交政策之繼續，特別是與英國友好關係之維持。不過，由於麥斯邁之出任總理，英國方面甚擔心法國在對外關係，尤其對共同市場盟國關係上，走上更狹隘、更苛求的民族主義路線。泰晤士報財經版進一步指出，改組時機不適宜。它說，正為歐洲共同體的精神日益擴展之際，法國政府若恢復到好戰的戴高樂主義老路去，顯然不合時宜。此外，「郵報」(Mail)警告說：「新總理將對英國更為強硬」。「快訊」(L'Express)把法國內閣的改組，比做「對突斯的一陣冷風」，並且說，「法國又回到古老而強硬的戴高樂主義」。

布魯塞爾當局願意把這次法國內閣的改組，看做一種單純的內閣更迭。龐畢度藉此展示他的威權，同時意味戴高樂所建立的第五共和延續不斷。

法國內閣改組的時機，對於海牙而言完全出乎意外，而一個不折不扣的戴高樂派之繼任總理，更是荷蘭當局想像不到之事。

瑞典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的Dagens Nyheter報認為龐畢度的決定是正確的，但為時略嫌遲緩。該報又說：「麥斯邁被視為戴高樂派之左翼，絕對有辦法從事對付左派聯盟之鬥爭」。

四 法國今後動向

法國自第五共和以來，決定外交政策的大權一向操之總統之手，戴高樂時代如此，現在的龐畢度又何嘗不然！而總理的職務，從以前的龐畢度到現在的夏本·德瑪，大多專理內政。這雖不是法有明文的分權，但却為行之已久的慣例。所以歐洲若干盟國因正統戴高樂派的麥斯邁就任總理，而担心法國的歐洲政策將更趨強硬，或巴黎的對外關係將更為惡化，可能是一種過慮。

。因為其中的關鍵似不在總理的更迭，而繫乎總統本身的態度。因此個人以為，法國內閣雖然改組，但在外交政策上當不致有太大之改變。麥斯邁的「戰鬥內閣」既以贏取明年選舉為主要目標，若一旦任務完成，極可能功成身退，所以有人把它視為「過渡性內閣」，實不為過。麥斯邁很少樹立政敵，其所以能脫穎而出，多半基於現實的需要，其與龐畢度之間的結合，亦缺乏堅實的基礎。由此推論，除非麥斯邁內閣的表現特別出色，否則其壽命可能不會太長。

論蘇俄現階段的對外政策

呂律

壹

自從去（一九七一）年七月起，到今年六月底止，這一年間國際舞台上的變化是相當大的，蘇俄既然是這個星球上的一份子，是國際社會中的一員，而且標榜其和平共存政策，它自然不可能超然的立於整個大局的變化以外，它也要隨之而變，乃理所當然。

蘇俄的變，如同地球與太陽的關係一樣，有公轉，也有其自轉，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美國總統宣佈訪問大陸匪區一事，是蘇俄加強其變化的一項強烈的刺激。自從尼克森的聲明發出以後，一年來蘇俄的對外活動，顯得非常頻繁、積極、廣泛而活躍。

一 去年下半年的重要活動

八月二日蘇俄提議召開五國核子會議。

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八月六日與華沙公約國領袖在黑海蘇俄巡洋艦上舉行重要戰略會議。

蘇俄外長葛羅米柯應邀於八月八日至十二日訪問印度，簽訂「蘇印和平友好合作條約」。

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於九月十六至十八日在克里米亞與西德總理布蘭

德舉行會談。

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於九月廿二日訪問南斯拉夫。

蘇俄外長葛羅米柯九月廿八日在聯大發表政策演說，強調「歐洲緊張局勢已趨緩和」，「蘇俄主張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一九七二年舉行全世界所有國家參加的世界裁軍會議」。

九月三十日蘇俄與美國簽訂熱線現代化協定與避免意外事件引起核子戰爭協定。

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十一月一日訪問印度；三日訪問河內。

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於十月四日至八日訪問阿爾及利亞；八至十日訪問摩洛哥；十七至廿六日訪問加拿大。

蘇俄外次費爾尤賓十月廿二日訪問印度。

布里茲涅夫以俄共總書記及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的身份，於十月廿五至三十日訪問法國，與法國簽訂「蘇法合作原則」及「蘇法共同宣言」兩項重要文件。

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於十月廿七日訪問古巴。

蘇俄邀請美國商務部長史丹斯夫婦於十一月二十至十二月一日訪問蘇俄，討論兩國貿易與經濟問題。